

犹太难民的虹口记忆

犹太学者克兰茨勒：上海这个名字，对于千千万万个犹太人来说，已经成为一种护身符。他们可凭此将一生中的噩梦，改变成得救的开门咒，而有希望逃脱纳粹的恐怖统治。

一九三九年的东方维也纳

若想在上海感受异域风情，那就找个宁静的午后，背上相机、漫步虹口区的山阴路一带，那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欧美风格的建筑。

尽管，这些红砖尖顶的狭窄房子在今天显得陈旧，但唐山路—舟山路—霍山路—长治路这一圈近0.98平方公里的区域，却是当年犹太难民隔离区内最繁华的街区。

若是还想进一步了解住在这里的犹太人的生活，那就去向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前辈们打听，他们中大多数都对这段历史耳熟能详。

“犹太人？犹太人就在这里跟阿拉上海人一道过苦日脚……”

时间回到1938年11月，在德国纳粹怂恿和操纵下，希特勒青年团、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。在德国全境内，他们挥舞棍棒，对犹太人的住宅、商店、教堂进行疯狂的打、砸、抢、烧。

许多犹太平民住宅窗户，在这一夜被打破。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照射下，如水晶般发光。随之而来的是，许多犹太人原本平静的生活支离破碎。

逃避避难变得刻不容缓。

这时，一个遥远的、不设防的东方城市——上海，向犹太难民们敞开了怀抱。

1939年，一艘意大利公司的轮船，满载着疲惫不堪、愁容满面的犹太人，停靠在虹口码头，他们在黑灯瞎火的夜晚嗅到了黄浦江的气息。

从教会犹太人使用煤球炉开始，本地人帮着犹太人租房房子、照看孩子、提供工作……约2.7万犹太人和10多万中国人混居于此，两个同样重视伦理、教育和家庭的民族，有着相似的价值观。犹太人很快融入了上海的市民社会。

“犹太

人喜欢开酒吧，场地老小，老简单格。交关犹太人经常坐在弄堂口的露天座位，一个人一杯茶，没事就坐在那里，可以从早到晚这样坐着发呆。在每张台子上头撑着遮阳伞，旁边还摆几盆花，看上去也蛮像样子。”你可以从现在仍住在这里的老人们那儿听到许多类似的故事。

确实，流离使犹太人更渴望平静。对于崇尚生活质量的他们来说，生活可以“没有面包也没有黄油”，但不能少了情趣。

渐渐地，在“隔离区”相对平静的状态中，他们的生活，迎来了短暂繁荣：他们养起了狗；在午后休闲的时光中，啜着咖啡；他们努力地去营造一些娱乐场所，尽可能去获得精神层面的放松，以抚慰惊恐的神经。

因犹太难民的集中经商和居住，提篮桥地区出现了商业茂盛的局面，舟山路、霍山路一带则成为充满异国情调的商业中心。这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尤其在黑色的夜幕下，舟山路附近舞厅、酒吧鳞次栉比，灯火璀璨，成为“东方的小维也纳”。个别自我感觉很好的犹太人甚至认为，自己给上海带来了文明的生活方式。

如今，翻开历史的书卷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，而在上海的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外，都生存了下来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无数散居在各国的、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犹太人重访上海，怀着复杂的感情再次进入虹口，细细寻找当年生活踪迹，这里有着他们的青春、爱情与理想。

正如一句犹太谚语所说那样，谁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，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。“Hongkew Ghetto(虹口犹太人居住区)”这个名词，在犹太史书里，依然有着亲如肌肤的暖意。



一九三九年海门路街景，整条街都是犹太人开设的咖啡馆和甜点店



犹太难民艰辛的生活



手持签证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

那段艰难而温暖的岁月

当时，一家叫“屋顶花园”的露天餐厅，成为犹太音乐家相聚、表演的场所。当悠扬的音乐声响起，如同有了魔法，那些曾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，脸上的愁容好像全都不见了。

上海作家陈丹燕曾这样描述二战时期的犹太人：“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逃出来一样奇迹；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；像水银即使被碎成粉末，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。”

斗转星移，现在经常有一些犹太人及其后人，到虹口寻找历史记忆——艰难却不乏温暖。

对他们来说，上海的虹口犹太人居住区是他们的第二故乡。更有人说，在纳粹掀起的反抗的腥风血雨中，虹口成为庇护犹太人的“诺亚方舟”，托起了生命的希望。



游离而充满憧憬的眼光



用音乐抚慰苦难的生活



二战时期犹太人聚集区（霍山路舟山路口）

书海拾贝

书房赋

■朱亚夫

论建筑之华美，她名不见经传；话斋室之伟岸，她退避三舍。斯是书房，一方圣地；散发书香，休闲之港湾；设计蓝图，居室之精粹；倡导和谐，家庭之绿洲；孕育新知，文明之摇篮。

一方匾额，但闻书卷气犹浓；两行联语，却见翰墨香正芬。一排书柜，万卷图书肃立；五尺书桌，一身辛劳相映。桌上难觅文房四宝，唯见彩屏苍翠三江。小小书房，能容大千世界；咫尺荧屏，尽显四海风云。走进书房，历史之纵横阡陌，一览无余；当今之世象百态，任你观赏；先哲之真知灼见，沁人心田；时贤之民生话题，发人深省。坐拥书房，净化浮躁之灵魂，忘却尘世之喧嚷。轻点鼠标，绘成锦绣音画；欢击键盘，化出激扬文章。理首书斋，笔走古今，编织人间美文；心连广宇，畅诉真情满腔。此情此景，实乃人间至乐无上！

忆往昔，笔墨纸砚，绽放中华文明；琴棋书画，彰显国粹精髓。弦歌台上，孔子读书讲学；读

书洞中，屈原《离骚》《九章》。茅庐乾坤大，才有“三请”之美谈；草堂天地宽，方见“三别”之华章。相传扬雄之“玄斋”，为斋名之滥觞；梦得之“陋室”，乃书房之绝唱。“归来堂”内，易安居士伉俪情深；“老学庵”中，泽望渔隐国事难忘。《项脊轩记》，写尽书斋风情；《醉书斋记》，活现书痴形象。“且介亭”上，一支金不换横扫千军；“普律斋”外，几部长篇小说风行八方。

常言道：花香不在多，室雅无须大。书房以小巧玲珑为宜，环境以清幽雅静为幸。隐居穷乡，寄生鲑蚌，“鲑埼亭”室陋志宏；轩大如斗，难容宾客，“独坐轩”青史留名；客居他乡，借庐为学，“借借室”清誉市井。拜“燕子龕”，状似佛龕喻其狭小；进“蜷壳斋”，形如蜷壳说其仄窄。放翁有“书窠”，以喻其“书多且乱”；夏衍赠“蜗楼”，可见其困顿之境。“亭子间”冒出大作家，小阁楼不乏大名人。宅“六米斋”，端木捧出《新都花絮》；居“四步斋”，丽宏破译《玛雅之谜》；蹲

物华天宝

枸杞

■孟新海

那一年我去宁夏探亲，认识并知道了枸杞。但我始终弄不明白枸杞何以会出自大漠荒寒，黄尘弥漫土壤贫瘠的宁夏。

枸杞开淡紫色小花，夏末秋初，即结出小小的红色卵形浆果，中医学上以果实(枸杞子)、根皮(地骨皮)入药。因为枸杞子性平，味甘，功能上有补益精，养肝明目的功效，所以南方人爱用它泡茶。饮之，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馨香。我母亲的院子里就栽种有一排七八棵的枸杞树，一人高，茎丛生，摸上去有短刺扎手。我问母亲，你怎么不用枸杞泡茶喝？听说益人呢。母亲正在打开枸杞树下兔窝的小门，喂窝里的十来只兔子，头也不抬地说，多了，也就不是稀罕物了。

初见枸杞是在宁夏宁北的黄土高原上。七八棵一排的枸杞树，亭亭玉立，正是枸杞成熟该摘收的时候，绿阴阴地遮挡着西北高原硬朗朗的日头，细枝上则挂满了红彤彤的卵状果实，在院墙外贺兰山高耸的山峰背景下，就像千重红锦，万片丹霞，刹那间鲜活活地让人感觉可爱的不行。

据当地土著人介绍，宁夏盛产枸杞，但产地自有讲究。宁夏，宁西，宁北，宁南都有，则以宁南出产的为上品。宁夏，秦时为北地郡，汉属朔方刺史部，唐属关内道，宋为西夏和秦风路地，此时的宁夏，进贡的贡品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枸杞。到了元代，元置宁夏路，属甘肃和陕西行中书省，对枸杞的要求极高，非宁南的枸杞不要。明时，置宁夏府，后改宁夏卫，属陕西布政使司。清时又复置宁夏府，属甘肃省，枸杞更是作为进贡的头一项物品。

在宁夏这片朔风呼啸，黄沙弥漫的高原土地上，贺兰山纵贯北部，六盘山绵延南部，黄河流贯中部，构成了富甲一方的银川平原。平原自古引黄河水灌溉，盛产有小麦、稻、黍、谷子、高粱、玉米、胡麻等农作物，富裕着人们，但枸杞还是以它靓丽的外形和无法比拟的品质，力压群芳，得到了人们的喜爱。提起宁夏，人们首推枸杞，但枸杞有等级，还有精品，知道的人则很少了。望着母亲院中一人高的枸杞树，红色卵形浆果溶溶漾漾，远处大漠夕沉，暮波苍茫天高地阔，我不明白，何以宁南枸杞为佳品，不是一样用黄河水浇灌，万里长风浩浩荡荡吹拂滋养？

直至去了宁南，方才悟出宁夏宁南的枸杞何以成为极品的缘由。宁南，也是大漠荒原，也是沙石西风，但细细品味，高原西风中，似有温润空灵的江南气息，因为它位居黄河的怀中，就让人感觉到了一派郁郁青青生机勃勃，花红柳绿，蝶舞蜂喧，它的得天独厚就成了其他地方没法得到的资源。当然，周围也是铺天盖地的黄土院墙，黄土沟壑，但脚下有潺潺流水，溪流清澈安详，境地之恬淡，澄明，足以与江南水乡山明水秀烟雨润润媲美。

于是就明白了，荒寒大漠何以会出代表宁夏品牌的枸杞，自是明月出天山，雄浑北国滋养精确，怎会不出韵高而神秀红艳艳的枸杞？于是也就更明白了，有了黄河之怀中的娇宠，有几人能得到黄河怀中的娇宠？得娇宠者唯有宁南，怎会不出神秀璀璨艳艳的枸杞极品？

枸杞具平肝，明目的功效，母亲对我说，枸杞益人，泡茶饮之，好。

我坐在下午的键盘里

(散文诗)

阳光在窗外朗照，我坐在下午的键盘里。

虽然我的电脑只停留在初级的岸畔，但我终究可以蘸着阳光的涟漪播撒散文的诗句。

同是下午，我想起，我坐在牛背，嘴含芦叶，走在油菜花盛开的小村。

葡萄在矿山的田地，用锄开采地上的热源。

赤裸着臂膀，搬动泥土、汗水、油腻和忧郁建造的砖坯。

也曾坐在绿油油的版面，编辑一个打工者日记。

如今，我终于可以坐在下午舒适的时光里，没有蚂蝗叮咬，没有硝烟弥漫，也没有歧见和妒嫉。

这些年，我的脸色很暗，头发很暗，但我始终认为我的下午很亮，夜晚很亮，心灵很亮，诗很亮。

没有比心灵更亮的下午和夜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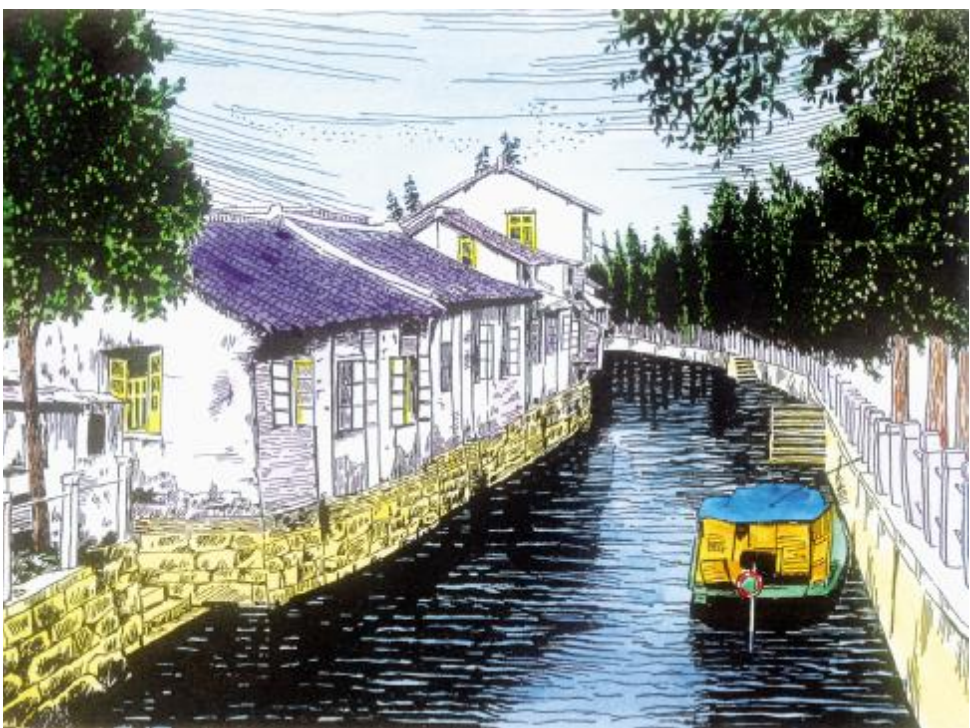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小巷有时很窄，雨水和灰尘泛滥。

手握笔的骨骼，在键盘的下午，在城市田亩里，我想我还能耕作。

因为我越来越俯视城市的底层，和我一样布满尘埃的下午的公交车，硬铮铮的扫帚，递满乡音的邮戳……

我的身影不会成为城市的剪影，但我会和普普通通的我喊亮一个城市的下午——平民的梧桐……

朱锁成



江南水乡

第 245 期

钢笔粉彩 王世安

寄情山水

雨中西湖

■曹家海

我带摄影班学员赴杭州西湖采风，正值“人间四月天”，充分领略了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诗意境界。

有道是“看西湖，晴不如雨，雨不如雪”。是日，果然有幸观赏了雨中的西湖。都说“自古多情江南雨”江南四月的春雨，如薄纱一样笼罩在整个西湖。近看，雨丝象无数抽不完的银线，密密而斜斜，绵绵而潇潇，润物细无声的洒落大地；洒落在湖面激起无数小涟漪；洒落在伞上发出细碎的击打声。漫步在杨公堤上，犹如进入走不完的绿色世界，仰望那成片正直高耸的水杉禁不住深深地吸气，林中有种淡淡的香气，呼吸着纯真的，湿湿的清新空气，连五脏六腑也有舒润的感觉。我鼓动身边一位有经济实力的学员，在附近买个面积小点的寓所，作为以后安度美满晚年好处所……折返到白堤上，眺望远处山峦，隐约巍巍的城隍阁，那深沉的墨绿和朦胧的淡青山色，蜿蜒入眼，印证了“山色空蒙雨亦奇”的诗情。细雨在春风的吹拂下，凉凉的贴在脸上真惬意。此情此景，仿佛置身在精美绝妙的山水画里，飘飘欲仙。雨越来越密起来，大家为怜惜相机索性收起来观赏雨中的西湖了。我们

仍行走在“绿杨荫里白沙堤”的白堤上。堤之两侧，望不尽的柳树丝叶舒展，婀娜的身姿翩翩飞舞，翠绿连绵，如烟似的漫涌开来。从这里看苏堤，绵绵簇簇的烟柳间，窥见“断桥”弥漫于云水之间，她令我脑海中泛起“断桥相会”的千年美丽故事。雨中的湖面，春波泛舟，近处游船，你来我往，远处小舟，隐约可见。

雨中凝望的我，西湖那如烟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现。想起了：唐代对杭州贡献的第一功臣亦是他确立“西湖”之名的白居易，在他御离刺史后，仍念念不忘杭州写下著名的《忆江南》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……；想起了：南宋任杭州太守的苏东坡，写下赞美西湖最著名的诗：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。可见他把雨中西湖和西施一样的媲美了；想起了：眼前的西湖和唐宋时一样的格局，但到元代，西湖淤塞还田，是明代杭州知县杨孟瑛，力排众议，疏浚西湖，还唐宋之旧。故，百姓把第三条堤命名为“杨公堤”。西湖三堤，在当时确是名符其实，众望所归的命名了。作为后人，应永远铭记三位先贤为美丽西湖作出的杰出贡献啊。